

晨風閣叢書

二

風

風

風

風

風

風

明聖二  
仁政卷  
宗記

二聖

卷

第

仁廟聖政記卷之上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大諱高熾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大嫡長子

母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洪武十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生於鳳陽是夕

仁孝皇后夢冠冕執圭者上謁寤而生

帝自幼端重沈靜言動有經四五歲宮中聞讀書輒喜

自是書冊翰墨不去手稍長習射數日輒造精藝發

無不中左右問何若是巧也曰心志旣正無難者然

絕口不自矜蓋於馳射及奇巧玩適之具悉非所好  
獨好學問日從儒臣論說不厭洪武二十八年閏九  
月壬午授金冊金寶命爲燕世子

太祖皇帝思宗藩之重特召秦晉燕周四世子朝夕親  
教訓之歷試諸事嘗命分閱皇城四門衛士

帝還奏獨後

太祖問之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候其旣食乃閱之故  
後

太祖喜曰能體恤下人是吾心也又命分閱中外臣民  
奏疏獨取其切於兵民疾苦及關

宗社大計者白之

太祖覽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之不以  
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不敢忽顧小過失不足  
以瀆

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嘗問之曰堯九年之水湯  
一七年之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一聖人有恤民  
之政耳自是益見重逮

太宗皇帝舉兵靖難奉命居守時將士精銳者皆從征  
城中所餘老弱不及什一旦暮督治守備及禦敵之  
具撫綏城中兵民人人欣悅咨求老於兵事及才識

文吏與之同事推誠待之皆爲盡心每四鼓已起二鼓乃息左右或以過勤爲言者答曰

君父身冒艱險在外此豈爲子優逸時且根本之地敵人必趨者豈得不爲豫備而凡有所施爲必先稟命

仁孝皇后無幾李景隆等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是時城中守備已完雖老疾孱弱不及萬人

帝鼓舞激勸下至婦人小子皆奮效力更番乘城晝夜拒敵雖矢石交下人心不變數夜遣人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景隆等圍城久不下又兵士夜不得寤息遂退營十數里無幾

太宗皇帝得報引兵馳歸擊之

帝亦出城中兵夾擊景隆等狼狽大敗散走時二郡王

高煦數出從

太宗皇帝三郡王高燧留佐居守宦寺黃儼以高燧之  
幼鍾愛也為媒孽奪嫡之計將為己利使其黨往來  
飾譽高燧而短

帝又謂

帝將為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也

太宗皇帝以問高煦曰爾兄素孝那當有此高煦曰兄  
誠孝但在

太祖時果與太孫善也

太宗不答會朝廷用方孝孺之策遣使持書授

帝爲離間

帝得之不啟緘卽遣人齎書并械其使詣軍前白之而儼已先遣人馳報

太宗曰世子與朝中通謀使者持書至矣言未旣帝所遣亦至

太宗發書覽之歎曰吾父子至愛尙見讒間矧君臣間而姦人不吾毀乎有問

帝曰亦知人所以相讒者乎曰不知曰是可以不知乎曰吾所當知者恭盡子職而已

太宗皇帝旣正大位升北平爲北京以其地大民衆且

藩邸之舊仍命

帝居守而高煦先隨

太宗入南京方潛謀儲位

太宗卽遣之還北京而簡賢才馬京輩數人往輔

帝且諭京等曰此朕之嫡長也永樂二年二月遣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宣召

帝及高煦至南京授

帝金冊金寶立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  
一國朝廷制中外政務有成式者啓

皇太子施行大事悉奏請時

太宗皇帝欲天下皆歸心於

帝凡有寬貸悉付

帝行之

帝亦孜孜惟仁之施或有水旱饑饉兵民失所未嘗不  
戚焉思有以賑恤之每諭文武大臣曰卿等爲國柱  
石宜深體

至尊聖仁以惠黔黎毋爲苛刻以搖邦本其後監國所  
惠被下人甚厚故天下咸屬心焉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七月辛卯

太宗皇帝以征虜寇上賓於行在先日遺命皇太子卽  
皇帝位八月甲辰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楊  
榮御馬監少監海壽傳

遺命至北京

帝哭慟幾絕強起拜受命既而命尙書蹇義大學士楊榮楊士奇議一應合行事宜及同禮部尙書呂震議喪禮

癸丑在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上箋勸進其詞曰自昔帝王之垂統皆傳嫡長以興邦斯神聖之遠圖寔國家之常典恭惟

大行皇帝文武聖神高明廣大爰當卽位之始首爲繼體之圖誠以皇太子殿下嫡長仁明剛健中正實能子育兆姓懷柔百神特命正位東宮以隆國本而渙頒綸詔敷告庶邦受撫軍監國之大權攝

尊

祖配

天之大祀

天命允屬人心咸歸於今二十餘年實係

宗社之重茲者

大行皇帝遺命殿下早登大寶表正萬邦蓋其建立於

昔時正望續承於今日今

殿下孝思罔極未卽欽承夫神器不可以暫虛天位不  
可以暫曠伏望仰遵先志少抑哀情從

天意順人心早臨九五之位闡聖文恢神武益隆繼述  
之圖箋上令諭答曰卿等惓惓忠於憂國終天之慟

林方切予心遠繼統之有聞豈哀誠之能忍所請不允  
甲寅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伏闕上箋勸進其詞  
曰帝王垂統建永世之基圖嫡長相傳嗣萬年之歷  
數國家彝典古今所同恭惟  
大行皇帝德合乾坤明同日月以武功定禍亂以文教  
致太平經國之謀存於宏遠自登大寶首建皇儲誠  
大以  
皇太子殿下聖學日新英資天錫上足繼承於大統下  
抓足撫按於生民綸命渙頒輿情允愜伏惟  
殿下正位以來問安視膳孝行配於前王贊政施仁令  
天譽達於天下合

天心而

郊廟

社稷之俱享得人望而謳歌朝覲之攸同天與人歸二

十餘載茲者不幸

大行皇帝賓天四海兆民如喪考妣天下豈可以無主

神器豈可以暫虛合羣庶以順天而應人未賜允俞

尚持謙遜雖終天之痛難抑於爲國之計何如願寬

一己之哀情以定萬世之大計臣等俯伏闕門恭候

俞旨幸賜睿明之斷以慰億兆之心箋上令諭答曰卿

等盡忠國家經慮宏遠大寶之位雖難久虛今

梓宮在庭山陵未畢父子至性其宜忍之所請不允

丙辰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僧道人等伏闕  
上表言自大禹以來國統之傳必歸嫡長至商至周  
賢聖之君率由斯道是以治致隆盛享國久長三代  
而下漢唐宋之盛際亦莫不由於斯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大聖之資致治保邦率遵隆古承祧繼  
統必在長嫡著之

祖訓垂法萬年

大行皇帝以聖繼聖雖一政一令必循舊章而經國宏  
謨尤所致慎是以卽位之初首建儲副所以定邦本  
所以一人心正國家之大分貽太平於永遠伏惟

皇太子殿下旣嫡且長名分已正而緝熙聖學日新睿

德自膺冊寶監國兩京二十餘年孝行通於神明仁  
心昭於四海待臣以禮視民如傷燭於物情達於治  
體盡四海兆庶咸仰望歸向以爲將來太平之主也  
人心如此

天意可知今

大行皇帝上賓遺命屬以繼統係

宗社之重副

天人之心命下累日不聞欽承臣民三上章勸進亦不  
蒙允從羣情皇皇實所未喻夫爲天下國家者其孝  
在於安宗社固基業以爲重忽其重計又久稽於  
遺命聖賢之孝殆不如此伏望

殿下少回聖心早正天位以慰人望臣等惓惓愚衷有  
進無退俯伏闕下佇聆德音表上下令禮部臣曰  
大行皇帝上賓遺命眇躬俾承大統顧在哀疚不忍遽  
承而親王文武羣臣軍民耆老至四夷朝使同秉一  
心奉表勸進卻而復至三四未已國之大計不敢以  
不從人之忠告不可以終拒爾禮部擇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子卽皇帝位其具儀以聞

丁巳以嗣位遣英國公張輔告

天地定國公徐景昌告

宗廟宜陽侯陳懋告

社稷

上躬告

几筵卽皇帝位將卽位中官傳旨鴻臚寺百官免上表  
賀行拜三叩頭禮赴承天門外聽詔鴻臚寺宣旨訖  
上登寶位朝羣臣大赦天下詔曰朕惟

上天生民爰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於泰和統御華夷  
同躋於熙皞我

先皇帝奉天撫運治化高於百王文德武功聲教訖於  
四海比緣邊警厖龍馭以親征逮及凱旋竟鼎湖之  
升逝遺命神器付予眇躬顧哀疚之方深豈遵承之

遽忍親王公侯駙馬伯文武臣寮軍民耆老四夷朝  
貢之使俯伏闕下奉表勸進以爲天位不可以久虛  
生民不可以無主長嫡承統國家常經陳詞再三懇  
懇勤切用是仰遵

遺命俯徇輿情已於八月十五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奉

祖考之洪祐仰

聖神之永圖屬茲莅阼之初宣布維新之命其以明年  
爲洪熙元年所有合行事宜條示於後於戲君民一

體愛人必務於寬弘賞罰有經爲國必彰於明信尙  
賴文武賢弼中外良臣攄乃忠貞匡輔不逮用承鴻  
業隆國家永遠之基嘉惠羣黎廣海宇治平之福敷  
告天下咸使聞知

八月戊午復前戶部尙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日首釋原吉於頸繫慰勞之咨  
以國事至是復其官賜官衣服被褥幃帳咸備原吉  
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又未殯乞賜歸葬且終憂

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

去卿云有喪服乎遂留贊輔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遣家屬護母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

復刑部尙書吳中右侍郎楊勉官

陞錦衣衛千戶畢晟俱爲本衛指揮僉事

徵鎮守大同前軍都督僉事劉鑑鎮守宣府後軍都督僉事王玉還仍命都指揮使王禮鎮守宣府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

上諭吏部尙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

傳卿等勉之遂命義爲少保仍兼吏部尙書二俸俱  
給義頓首曰此非愚臣所克勝惟犬馬之誠不敢不  
盡

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  
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俱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  
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陞前右春  
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爲通政使司通政使  
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不預所  
陞職務陞前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修楊溥爲翰  
林院學士前司經局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奏比來校尉上直屢失所懸銅

牌銅牌所憑關防出入者請治之以懲

上曰昨日下午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貳國家使人用信爲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九月癸酉朔禮部同文武羣臣進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尊諡議曰伏惟天地之大化育之妙不可得而名然聖人有乾元坤元之稱大哉至哉之贊者所以名其道德功用至盛極大無以復加也維

帝與

后上配天地其功德隆盛則尊號徽稱告於天而薦之  
刻諸玉簡昭示無極此萬世不易之大典也恭惟

大行皇帝以正嫡履天位具大而能化之聖聖而不可  
測之神法天之行與天合德聰明睿智經慮弘遠賞  
罰之行必信必公奉承

郊廟必恭必誠宣布政令悉循舊章恢弘仁化廣大而  
無外勵精治理剛健而不息靖內難於幾危保

宗社於再安復交趾郡縣於數千載之後驅漠北殘虜  
於數萬里之外輿圖之廣曠古無倫綏和靖  
悉馴  
悉服推誠待下任用不疑臨決死刑四五覆奏登才  
俊以圖治興學校以隆化輯五經四書性理之大全

撫爲善陰隲孝順之明徵微顯闡幽垂訓無極制作  
之備典章之葉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不是過也恭  
惟

仁孝皇后毓自元勳盛德之家齋壹誠莊睿明聖善純  
乎天稟之仁渾乎坤德之厚祇敬以奉

宗廟肅雍以表宮壺寬惠以逮下慈愛以及物恭儉勞  
勤相中興之洪業含弘光大隆天下之母儀內訓之  
典勸善之書垂範萬年雖姜任之盛無以過也仰惟  
二聖靈御在天功德高明比隆日月臣等謹遵古典徵  
諡法

大行皇帝尊諡宜天錫之曰

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

仁孝皇后尊諡曰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謹議

上立受之覽畢流涕不已遂以諡議封翰林院撰諡冊  
以鈔法不通定用鈔中鹽則例初

上諭戶部尙書夏原吉曰鈔法阻滯蓋由散出太多宜  
設法廣斂之民間鈔少將自通矣其議所以斂之之  
道原吉對曰斂之易者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

上曰此可一時權宜耳俟鈔法通卽止然必稍寬爲則  
例而後人皆趨向遂命原吉及禮部尙書蹇義等定

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廣東每引百貫輸鈔不間新舊支鹽不拘資次

上曰然其速行之

乙亥陞翰林院侍讀王眞爲本院侍讀學士侍講王英爲侍講學士修撰林誌檢討錢習禮爲侍讀檢討余學夔五經博士王進爲侍講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

未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取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科辦事以圖報效

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幸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丙子召掌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事工部尙書黃福敕曰卿國家老成人久勞於外朕篤念不忘亟欲見卿卽馳驛還京以副延伫之意

癸未禮部尙書兼太常寺卿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做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

上釋衰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不聽命與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六部都察院共奏

上宜服素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

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衣麻經

朝退仍衰服

乙酉文武羣臣上表請立皇后

增諸王祿米

上謂戶部尙書夏原吉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於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瀋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

本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  
加米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  
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  
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  
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  
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  
萬石通前三萬石

遣鎮守交阯中山山壽齋敕諭交阯頭目黎利敕曰  
爾本良善久秉歸向之誠但以有司失於綏撫致懷  
疑畏潛遁山林未遂素志今大赦之後盡洗前過咸  
與更新特遣人齎敕諭爾授爾清化府知府撫一郡

之民宜卽就職以副朕推誠大公之意蓋壽於

上前力言利與已相孚今往諭之必來歸

上曰賊狡詐非爾所知或爲所給則賊勢日滋不易制也壽叩頭言如臣往諭而彼不來臣當萬死遂降是敕

丁亥改淮府右長史王榮爲吏科左給事中荆府右長史曹曼齡爲翰林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上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

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卽行之庶幾稍紓人困

是日交阯都指揮同知陳忠與賊戰死之忠臨淮人

初爲寬河衛副千戶以靖難功積官至綏德衛指揮

同知坐事謫戍廣西從總兵官征交阯於箇招市昇

小船入江劫黎季犛水寨從橫海將軍攻都邦城先

登累戰皆奮身陷陣復職爲交州左衛指揮同知官

軍敗賊於馘子關及諸海口忠皆有勞績安謨海洋

水戰忠聯戰艦斬獲爲多又從敗賊於奇羅荷花海

口及昆侍山等黎賊父子及陳季擴阮帥等就禽忠

悉與有勞陞交阯都指揮同知征東潮州禽僞知院

事龍虎大將軍吳忠至是叛賊黎利寇清化忠與戰

爲飛鎗所中而歿事聞命禮部於卹典加厚云

庚寅黜太常寺少卿周訥爲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爲禮部祠祭郎中嘗再上疏請封禪

太宗皇帝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辛卯陞翰林修撰陳循爲本院侍講行人司行人吳澤都察院司務吳良及進士夏時得敬焦起良張崇郭永清俱爲給事中澤任兵科良刑科時戶科敬起良俱吏科崇禮科永清工科

癸巳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遺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承叔親厚有素  
今欲見叔亦切惓惓但以

祖訓不敢違也計諒此誠所云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  
不與封鎮各王例同蓋江西之地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甲午文武羣臣上表請建

皇太子其詞曰

聖皇撫運寔膺南面之尊長子承祧必正東宮之位所  
以立國家之大本繫天下之人心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聰明聖神文武承

太宗付託之重隆大孝繼述之誠信義立而禮教行賞

罰公而德施溥天地合德育羣生於覆載之中日月  
同明統萬國於照臨之下輿圖廣大亙古所無治化  
昭敷於今彌盛而猶虛主鬯未建儲宮曠前代之弘  
規稽

聖朝之茂典惟

皇太孫爲聖嗣之長嫡稟睿德之重華績學著時敏之  
功修業表日新之實問安視膳孝行夙彰恤物愛民  
仁聲遠播誠宜早居儲位上副宸嚴將以承

宗廟之明禋傳

祖宗之神器此帝王重計古今通誼而不可以緩者也  
臣等俯瀝懇忱仰祈俞旨不勝下情惓切之至表上

賜敕答曰覽表具悉建儲國之大事朕不敢私亦何敢忽顧卽位之初恩澤之施未洽家國卿等所請其姑緩之

丙申文武羣臣再上表請建

皇太子其詞曰聖人居大寶之尊立儲副之位所以正天倫隆國本繫人心肇自有夏及于成周聖哲之君承由斯道傳嗣久長萬世不易恭惟

皇帝陛下德同天地明昭日月承

太祖高皇帝之基圖紹

太宗文皇帝之謨烈嗣承大統渙發綸音昭大孝以尊親敷至仁而及物普天之下歡欣感戴惟儲位未立

邦家之本莫此爲重伏惟

皇太孫以嫡以長旣明且仁德業緝熙孝友兼著誠宜以承宗祧貞萬國凡在中外之臣億兆之眾皆顙然仰望以居儲副之位臣等近已合詞進奏未賜允俞謹再竭悃誠冒干斧鉞伏望俯從眾言明詔所司擇日舉行建儲之禮以定國家之大本副臣民之願望臣等不勝下情懇祈之至表上賜敕答曰覽表具悉太子國之大本比者親王固請早建卿等復行懇奏皆原忠愛之真朕亦惟國家之重寄所繫其立嫡長子爲皇太子禮部卜日具儀以聞

丁酉進少保兼吏部尙書蹇義爲少傅禮部左侍郎

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爲少保俱兼職如故太常  
寺卿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楊榮爲太子太  
傅置謹身殿大學士命兼之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  
大學士翰林院學士金幼孜爲太子少保兼武英殿  
大學士陞吏部給事中陳山爲左春坊左庶子左春  
坊左中允張瑛爲左春坊左諭德右春坊右中允戴  
綸爲右春坊右諭德

戊戌賜少傅兼吏部尙書蹇義少保兼華蓋殿大學  
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  
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  
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之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庚子監察御史金庠上言四事一曰任賢賢者國家之利器不可一日而無古之聖王勞於求賢逸於用人古聖尙然况後世乎邇者明詔有云軍民之中有懷才抱德堪任用者所司薦舉以聞夫惟賢知賢今槩令所司薦舉恐未能出於公宜令在內五品以上

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嚴其謬舉之罪如此則朝廷有得賢之實二曰固本蓋京師者四方之本世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所都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於此三十餘年

宗社奠安生民無事且

皇祖陵寢所在宜命皇子之賢者承重兵以鎮之外以杜覬覦之心內以壯兩京之勢他日回鑾亦可以省東南轉輸勞費此古人居重馭輕之策不可以不加意三曰講武蓋兵者所以威四夷安諸夏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備不虞邇者王師北歸休逸已久宜擇將臣有勇略者承之以時操練精其藝能有備

如此則外侮不足憂矣四曰裕民蓋民爲邦本今四海之廣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顛連困苦者欲得安逸皆所當恤宜選廉幹親民之官常專撫卹不得數更如此則上下交孚本固而邦寧矣惟

皇上留意

上嘉納之

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上諭少傅兼吏部尙書蹇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有進職此人在外不無希覬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義對曰漠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眾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

優待此懷遠之道也

上曰然天朝職名渠所不諳虜人所諳惟師爲重可與太子太保但不合預職事耳

十月壬寅朔

上御思善門選東宮官屬加安遠侯柳升太子太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俱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太常寺卿呂震爲太子太師戶部尙書夏原吉爲太子少傅兵部尙書李慶爲太子少保震原吉慶皆尙書如故戶部尙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部尙書吳中工部尙書黃福俱兼詹事府詹事太僕寺卿郭馭爲戶部左侍郎及吏部左侍郎郭進俱兼少詹事改進名

璉陞監察御史黃宗載艾良俱爲詹事府丞曾榮爲  
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英爲右春  
坊大學士仍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直爲右春坊右  
庶子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述爲左春坊左諭德  
仍兼翰林院侍讀林誌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翰林  
院侍讀改左春坊左諭德張瑛爲右春坊右諭德戴  
綸俱爲司經局洗馬刑部主事張宗璉中書舍人張  
侗俱爲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編修徐永達林長  
楸俱爲右春坊右中允藺從善爲左春坊左贊善國  
子監助教王讓爲右春坊右贊善翰林院檢討蔣驥  
中書舍人高谷俱爲左春坊左司直郎吏科給事中

蔣先國子監博士張景良俱爲右春坊右司直郎

戊申通政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

上曰

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奏章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覽焉又諭之曰爲近臣當究事理恤民難毋徒苟應故事也

己酉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少

傳兼吏部尙書蹇義持節及金冊金寶冊妃張氏爲  
皇后冊文曰朕祗膺景命統紹鴻基永維治教之先  
宜重彝倫之本家人正內外之位所以定天下關雎  
詠后妃之德所以美王化聖經所紀萬世攸承咨爾  
張氏淑慎懿恭齋莊誠壹早膺

皇祖之命用登嬪于之選孝事

皇妣秉恭順匪懈之忱於予夙夜備儆戒相成之益有  
琴瑟和樂之懿有環珮雍容之儀貞靜以率身寬惠  
以逮下至化興樛木之詠嘉慶衍螽斯之祥協贊春  
宮二十餘載朕已欽承於大統爾宜正位於中宮特  
遣使齋冊寶立爾爲皇后於戲配皇極之尊奉

神靈之統表正六宮母儀天下惟純儉可以裕德惟靖  
恭可以輔治惟仁可以睦族惟善可以進賢有初匪  
艱慎終惟吉遠稽聖后之道欽承

皇妣之規益懋芳猷永膺天祿欽哉命太保宣陽侯陳  
懋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持節冊郭氏爲貴  
妃冊文曰朕惟邦國之治實始於家齊化理之基必  
資乎內德茲纘承於大統肇建立於中宮茂簡贊輔  
之賢爰賁褒崇之命咨爾郭氏毓自動闕選嬪春宮  
柔順靖恭齋莊靜壹進退謹珩璜之節雍容著詩禮  
之華比德古先爾有葛覃勤儉之美致恭夙夜子有  
雞鳴儆戒之資宜升禴翟之榮以冠軒龍之貳特封

爾爲貴妃於戲統四海而先內治益隆輔佐之誠率  
九嬪以副母儀尙仁徽猷之懋惟謙以育德惟善以  
裕躬惟順以協睦宗姻惟敬以相承禋祀永綏寵祿  
光我訓詞欽哉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太子少師  
禮部尙書呂震持節冊李氏爲賢妃冊文曰朕祗紹  
鴻圖恭思化本先聖所訓爲國必始於家王政之經  
治內以及乎外肇正中宮之位宜崇二佐之賢咨爾  
李氏選嬪春宮積有年歲克謹圖史之誠動循珩珮  
之和屬茲序升均宣恩命錫之瑜翟俾副軒龍特封  
爾爲賢妃於戲帝王統御於邦家宮壺必資於輔佐  
惟謙以育德惟善以裕躬惟順以協睦宗姻惟敬以

相承禋祀永綏寵祿光我命詞

辛亥詔天下曰朕惟治理必先正內所以崇王化之  
基承統必重建儲所以厚國家之本乃若眾建宗室  
式以永壯藩維帝王之大經典章斯在朕祗承天序  
君主萬邦顧茲臨御之初方切維新之治念德澤之  
未究耿夙夜其靡寧而親王勳臣文武百辟志存愛  
國咸懷永圖屢表摠誠請立皇后建皇太子稽率舊  
章勉循眾志已於十月初八日冊立妃張氏爲皇后  
十一日冊立嫡長子瞻基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  
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墉爲襄王瞻堉爲荆王瞻堉爲  
淮王瞻塏爲滕王瞻垺爲梁王瞻埏爲衛王漢王嫡

子瞻坦爲漢世子次子瞻奎爲濟陽王瞻域爲臨淄  
王瞻梓爲昌樂王瞻澤爲淄川王瞻坪爲齊東王瞻  
塿爲任城王瞻塏爲海豐王瞻邦爲新泰王趙王長  
子瞻坂爲趙世子次子瞻塏爲安陽王命秦隱王庶  
長子志均襲封秦王楚昭王世子孟焯襲封楚王蜀  
獻王嫡孫友堦襲封蜀王肅莊王庶長子瞻焰襲封  
肅王遼簡王世子貴烺襲封遼王伊厲王庶長子顯  
炆襲封伊王封蜀獻王之子悅焯爲永川王孫友堦  
爲黔江王友堦爲羅江王代王之子遜炆爲潞城王  
遜焯爲山陰王遜燾爲襄垣王遜焯爲靈丘王遼簡  
王之子貴焯爲益陽王貴焯爲湘陰王貴賢爲衡陽

王韓憲王之子沖焚爲樂平王濬王之子佶焯爲武鄉王佶燿爲陵川王佶燿爲平遙王於戲惇敘彝倫自家邦以達乎天下鞏固

宗社隆本支以傳於萬年用弘仁厚之風永協雍熙之化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癸丑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者天道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

日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爲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同審

乙卯

上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

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  
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  
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沙籠加率頭目亦失哈等來朝  
乞授亦失哈本衛指揮

上諭之曰今一來朝遽授指揮有

先帝時累來朝今尙爲千百戶者其心必不安矣彼旣  
不安汝得此職豈能自安但永堅忠誠不患無官職  
也遂賜沙籠加及亦失哈等鈔幣有差命禮部厚待  
之遣還因謂尙書呂震曰

祖宗官職當爲

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祿之費似亦可與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祿何爲不輕授哉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丁巳戶部奏京師歲用糧五百萬石今江南歲運裁三百餘萬石不足以供請自來歲於淮安等府增運以備此數從之

戊午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爲庶人敕曰送終人子之大事爾兄弟父薨不奔喪五刑三千莫大不

孝國之正法朕不敢私今並削爵降爲庶人於簡王墳園居住原授遠安王巴東王冊印封識付使者歸納原隨校尉悉回京其深自脩省改過易行以副朝廷優容之意並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丁卯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之本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卽

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  
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戊辰風寒

上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  
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漸  
不可勝遂命書敕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尙  
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旣預給禦寒之  
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  
徒施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况將士爲國家躬勤勞

粹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  
及須卿等翼輔古  
人有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  
可也

十一月壬申朔

御劄付禮部尙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  
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  
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  
凡前爲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備任用蓋因  
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  
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敕有司督學官

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充貢蓋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充廣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家焉有此理

癸酉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飢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甲戌

上以在廷文武羣臣進言者寡敕諭之曰朕以菲德承

大統君臨億兆願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  
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矧屬亮  
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  
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  
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人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  
於習而不知革爲國以得賢爲重事君以進賢爲忠  
今居官者或廉貪雜處賢否無別其何以望治效典  
兵者或部位不實紀律不肅其何以嚴防禦仕者之  
祿不足而冗食之員甚眾法吏所尙平恕而罪人或  
困於深文推之百司之務夫豈皆適於中近者如斯  
何以法遠豈非憲紀不振言路猶壅夫有功必賞有

罪必罰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至公之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乙亥交陟參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奏黎利反事賜敕報曰已有敕赦黎利罪命爲清化知府令內官山壽齋往諭意待山壽至彼爾等察其近情何如與山壽計議停當奏來

遣使齋敕諭兀良哈官民曰

皇考太宗皇帝賓

天朕已欽奉

天命繼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萬國之人罪無大小  
悉已赦宥若兀良哈官民能敬順

天道許令改過自新仍前朝貢聽往來生理

上因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將來必爲  
邊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  
爲交趾按察使司按察使紀諄爲交趾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  
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復大理寺右少卿虞謙本寺卿

從趙王高燧請去常山左右二護衛趙王高燧先  
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

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常山左  
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  
矣

上不納王遣季通往復再三固執前意至是以書諭王  
曰賢弟忠存

社稷憂在國家河間東平之賢無以過矣盛心不可以  
固違今從所請令兵部存留中護衛及添設羣牧千  
戶一所以賢弟府中惟兄與弟如手如足銘著於心  
何日忘之 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兵部尙書  
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  
操備可之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

不偏廢今宜略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  
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悞

丙子

上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卽位之初首罷不急  
之務以紓民爾爲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撫綏使民  
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  
等不職之故昨敕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  
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  
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  
聞朕爲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  
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

一 通如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庚辰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爲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率至喪敗不救可爲鑒戒朕十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卽

太祖皇帝之心也 內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敕付騏復往交陟聞辦金銀珠香時  
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陟荼毒  
軍民乎交陟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  
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  
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  
識朕意遂止

癸未遣監察御史湯熒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  
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民之  
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  
爾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政  
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政  
簡易民悅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  
者有廉潔無私謹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  
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  
之於眾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又  
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  
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丙戌陞太子賓客戶部尙書郭資爲太子太師命致

一仕

上因諭侍臣曰資歷仕四十餘年

先帝舉義之際從朕守城備極艱難事苟有利於國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圖任舊人而資老病朕不欲更煩以政故優之是日賜資白金百兩鈔二萬緡綵幣二十表裏命戶部復其家復賜資敕曰卿事我

皇祖

皇考今四十年歷官中外致位通顯列於六卿遭遇如斯可謂盛矣蓋卿有質實之資剛直之氣志之所驚惟在國家有利於上毅然身任不畏強禦雖怨於己而不暇顧雖害及於己而不知避可爲忠貞篤實之

臣矣朕初嗣大統嘉與老成共圖治理矧肇建儲副  
兼資贊輔顧卿抱疾累歲步趨維艱不忍強勞以事  
今特陞爲太子太師俾致仕歸嗚呼念二十年之前  
與卿同處一城早暮相聚勞勤艱苦何可勝言今太  
平無事當相與共樂於安逸而卿以疾去能不有感  
於懷哉今命戶部悉免卿戶內賦役卿歸休鄉里強  
飲食慎醫藥優遊自適以娛暮齡以副朕眷懷

進少傅兼吏部尙書蹇義爲少師少保兼華蓋殿大  
學士楊士奇爲少傅俱兼職如故太子少傅戶部尙  
書夏原吉爲少保仍兼原二職太子少師禮部尙書  
呂震爲太子太保仍兼禮部尙書太子賓客都察院

左都御史劉觀爲太子少保仍兼左都御史工部尙書兼詹事府詹事吳中爲太子少保兼工部尙書俱給二俸賜原吉繩愆糾繆圖書諭勉之如蹇義等

丁亥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尙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久富

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安遂取五人誥詞上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悅

辛卯

上諭戶部尙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旣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

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戊戌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爲唐虞之君偕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慮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言今覽所奏朕甚切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實章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

己亥

按此下有奪文

上卽位來 朝復其爵至是以疾卒

上悼惜之賜祭賻贈命有司具棺斂給驛舟歸其喪

十二月壬寅朔

庚戌刑部尙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鞫獄之  
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  
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  
情而任己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  
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  
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

執正毋以乖迕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故兵部尙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子達來朝時達甫十餘歲

上召至前撫問之命左右賜食及衣顧侍臣曰忠事先帝于兵戈艱難之際又輔朕于春宮篤厚誠謹良有裨益今朕卽位而忠獨早歿因慨歎久之遂命吏部授達翰林院檢討月食其祿俾歸進學俟年長召用是日召故吏部侍郎許思溫之子俊亦至授太常寺贊禮郎俾進學翰林以待用思溫初爲北平按察司副使從

上効守城之勞蓋

上于舊人眷念不忘率如此

辛亥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吏部尙書蹇義兵部尙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旣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

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癸丑賜咸寧公主孳牧馬五十匹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蓋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尙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

一民共朕之心凡有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  
山澤所產哉

甲寅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工部尙書  
勅曰茲爲胡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爲

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  
大師往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  
中道

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違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  
莫能知惟卿盡忠爲國報

先皇恩德獨爲果斷致有今日家國盜謚

宗社尊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當重賚曩  
者哀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白金五  
十兩絲幣表裏各十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  
卿爲工部尙書前官如故三俸具支全支尙書本色  
卿當領服以慰朕懷初榮同幼孜扈從北征凡軍中  
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尙未抵賊巢而步  
卒多艱且謀言賊已遠遁遂令班師及中途

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惶  
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  
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殯斂庶爲允當衆曰諾或有欲  
以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者榮等曰誰敢爾

先帝在卽稱勅賚天而稱勅詐也獲罪非輕衆皆曰此  
言良是榮等乃令中官備以

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啟

皇太子雲等從之旣作啟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  
皇太子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

上嘉歎良久乃降勅獎諭云

甲子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黃澤等來朝各上章言事  
上諭之曰朕所以求言者蓋欲聞民情休戚吏治賢否  
比來言者多舉末節細務于民情吏治鮮及之蓋文  
具塞責而已甚非朕意爾等方面大臣當有體國憂

民之心宜爲朕舉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稱爾之職  
遂命禮部會議澤等所言以聞

仁廟聖政記卷之上